

真福

碧岳九世

PIUS IX
(1792-1878)

早年生活

這位教宗在 1792 年 5 月 13 日生於意大利塞尼加利亞(Senigallia)的貴族家庭，父母為馬斯達·費雷迪(Mastai Ferretti)伯爵家族的杰羅莫(Gerolamo)與佳琳·索拉茲(Caterina Solazzi)。孩子在出生當日領洗，取名為若望·瑪利亞(Giovanni Maria)。他的身體虛弱，但才智過人，童年時代主動作一些小克己，善度虔誠的信仰生活。1809 年，年青的若望·馬斯達往羅馬升學，但癲癇症發作，必須暫停學業。聖文生·伯樂天(Vincent Pallotti)預言，洛雷托聖母(Virgin of Loreto)將治癒他，他將成為教宗。

晉鐸

在羅馬塔塔若望教育學院(Tata Giovanni Educational Institute)服務一段短時間後，他決定作聖職人員，在 1819 年 4 月 10 日晉鐸。若望神父避免受僱於任何行業，以全心服務教會。他出任塔塔若望教育學院院長至 1823 年，然後被委派到智利的教廷大使館工作。他返回意大利後，不願再擔任外交工作，管理極需改革的羅馬聖彌額爾收容所。若望神父熱心投入工作，但沒有忘記司鐸的本分。

出任樞機主教

兩年後，在 1827 年，35 歲的若望神父獲祝聖為斯波萊托(Spoleto)總主教。他在那裡須對抗革命運動，但不希望流血衝突，並盡力補救暴力的禍害。回復平靜後，他為所有人獲得特赦，包括那些不配被赦免的人。

1832 年，馬斯達總主教給調往動蕩的伊莫拉(Imola)教區。他是個能言善道的宣講者，積極對任何人行善，熱心於教區的超性和物質需要，投身領導他的聖職人員和修生。他亦推廣青年教育，細察默觀生活的需要，恭敬耶穌聖心和聖母，慈愛對待所有人，但堅守原則。1840 年，48 歲的若望晉陞樞機。

獲選教宗

雖然馬斯達樞機一向避免獲取榮譽，但依然在 1846 年 6 月 16 日獲選為教宗，

取名為碧岳九世，以紀念青年時代曾協助他的碧岳七世。碧岳九世在位時面對許多困難，而正是為此，造就他成為偉大的教宗，是歷史上最偉大的教宗之一。他深知自己是「基督的代表」，須為天主和教會的權益負責，處事明確、真誠、表裡一致，結合堅定與體諒、忠信與開放。上任之初，他以基督徒精神作出寬大的行動，就政治罪行給予特赦。1847年，他頒布法令，授予傳媒極大自由度，並設立公民警衛隊、市議會和公社、國務院及內閣委員會。所有開明的歐洲國家也稱揚這位教宗。幾個月後，教宗的威望達至顛峰，尤其因為羅馬與土耳其帝國達成協議，並與俄國簽署有利的協定。當時，到處也有人高叫「碧岳九世萬歲！」

流亡歸來

然而，稍後有些人感到失望。儘管碧岳九世對政治沒有興趣，但他絕不同意積極介入意大利向奧地利爭取獨立的戰爭；他曾在1848年4月29日的訓諭表示，如果介入這戰爭，將有違他作為所有信友之父的角色。教宗政府的首長佩里諾·羅西(Pellegrino Rossi)被刺殺後，教宗須在1848年11月24日，逃亡至那不勒斯(Naples)的加埃塔(Gaeta)暫避。然而，在歐洲外交使節和法國軍隊支持下，教宗在1850年4月12日重返羅馬。他再度頒布特赦，重建英國和荷蘭的天主教聖統制。1853年，他譴責加利剛主義，成立虔敬神學院(*Seminario Pio*)。碧岳九世設立基督考古學委員會，在1854年12月8日欽定聖母始胎無染原罪的信理，並祝聖在1823年遭焚毀後重建的聖保祿大殿。

1856年，他批准在教宗領土興建鐵路，並在1859年4月24日啓用羅馬至奇維塔韋基亞(Civitavecchia)首段。1857年，他巡視教宗領土多個地區，在各地獲群眾熱烈歡迎。這位充滿魄力的教宗亦派遣傳教士到北極、印度、緬甸、中國和日本。

教會世俗統治權的結束

教宗領土的政府實施一些管理改革，但十九世紀的歷史學家並不喜歡提及這些措施。當時並非所有知識分子滿意教宗的政權。加富爾(Cavour)趁此良機，加快意大利的統一。1860年3月，羅馬涅(Romagna)被吞併；1860年9月的卡斯特費達多(Castelfidardo)之戰結束後，大軍企圖進入羅馬，但遭法國軍隊阻止，教宗得以再保留羅馬及其周邊地區十年。教宗雖然受盡苦難，但仍無畏前進，繼續實踐愛德，關心眾人。1862年，他成立專責部門處理東方禮天主教徒的事宜；1864年，他出版《謬誤提要》(*Syllabus*)，遣責當時的謬誤；1867年，他慶祝聖伯多祿與聖保祿殉道1800週年紀念；1869年是他的晉鐸金禧紀念，獲世界各地致送的道賀；同年稍後時間，他召開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，那是他教宗職務的全盛期，會議在1870年7月18日結束。意大利軍隊趁著法普戰爭的時機，

於 1870 年 9 月 20 日佔領羅馬，結束教宗的世俗統治權。羅馬失陷後，憂傷的教宗認為自己是梵蒂岡的囚犯，拒絕接受意大利提出的擔保法。教宗把整個教會奉獻給耶穌聖心，頒令「不參政」(*Non expedit*)，限制天主教徒參與政治生活，並恢復蘇格蘭的聖統制。

積極推行各種活動

他的教宗職務較重要的層面，就是指導教會。他與俄羅斯(1847 年)、西班牙(1851 年)、奧地利(1855 年)和多個拉丁美洲國家訂立有關宗教事務的條約。此外，文化爭戰(*Kulturkampf*)削弱德國的天主教會後，是他促成當地天主教會的復興。他分別在 1850 年及 1853 年，重建英國和荷蘭的聖統制，並建立 206 個新教區和宗座代牧區，特別在美國和英國殖民地。在梵蒂岡推動下，傳教士工作在世界各地蓬勃發展。

碧岳九世享負盛名，比前任者過之而無不及。其中一個原因，就是教宗的個人魅力，他藉著大量接見個人和團體，增加個人接觸的機會；此外，許多人同情他屢遭不幸，例如流亡至加埃塔、領土遭比哀蒙軍侵佔及羅馬被佔領等，因此視他為真正的殉道者。在大部分天主教地區，尤其是法國，有許多人恭敬這位教宗。

天主為首

在碧岳九世獲宣告為真福的感恩祭中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說：「身處動蕩的時代，他（碧岳九世）毫無保留地忠於不可改變的啓示真理寶庫，堪稱典範。他在任何環境下盡忠履行職務，總是把天主和精神價值放在首位。他漫長的任期並不輕鬆，為履行服務福音的使命，他受了許多苦。許多人敬愛他，但也有人中傷和仇視他。然而，正是在這些衝突中，他的德行才得以輝煌顯耀。漫長的苦難鍛煉他對天主的信賴，他從不懷疑天主對人類事件的主權，因此碧岳九世在面對誤解和許多敵意人士的攻擊時，依然深感平安。他喜歡對身邊的人說：『在處理人間事務時，我們須盡力而為，然後把一切交給天主，祂必會醫治人類的過失和缺點。』」

在 2000 年 9 月 3 日宣告五位天主忠僕為真福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續說：「他們五人性格各異，各有特點和使命，但他們的共通點就是渴望成聖。我們今天正是要表揚他們的聖德。這是富有內涵的聖德，轉化與天主的關係，透過每天奉行天主的旨意而加以培養和實踐。聖德存在於歷史中，而所有聖人也不能避免人性的限制。教會宣告她的孩子為真福時，並非表揚他作出的具體歷史決定，而是指出因著他的品德，他是值得效法和尊敬的人，並讚揚他所顯耀的天主恩寵。」（《羅馬觀察報》英文版，2000 年 9 月 6 日）。

碧岳九世發表許多通諭和勸諭，構成完整和有系統的文集。除了宣講信理外，他同樣致力深化聖職人員的神修生活，並激發信友的虔敬。他在任期間，教會有許多大轉變，其中之一就是普通信友的神修生活有所提升。許多因素導致這種發展，而教宗的個人角色非常重要，因為他在眾人面前表現虔敬；再者，他作出極大努力，以促成革命危機後的發展，有時甚至加快這發展。碧岳九世的真誠使人感動，而且仁慈待人，平安勇敢地面對災禍，才智過人，充滿熱誠，所有看見他祈禱的人也欽佩他。更值得注意的，就是他推行牧民工作時的德行。他努力在任何時刻活出司鐸的身分，甚至在經歷「羅馬問題」時亦然，他不要作捍衛寶座的統治者，而是作屬於教會的人，覺察自己在天主前負有的責任，在不敬神、政權還俗主義(Laicism)及理性主義的威脅下，捍衛基督信仰的價值。

與世長辭，光榮列品

碧岳九世健康衰退，於 1878 年 2 月 2 日向羅馬的本堂神父發表最後的演講。2 月 7 日，史上最長的教宗任期（1846 年至 1878 年）隨著他的逝世而結束。

他逝世不久，他的敬仰者推動展開他的真福列品調查，由碧岳十二世審理，最後順利結束。2000 年 9 月 3 日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宣告他榮列真福品。

碧岳九世與鮑思高神父

1) 教宗欽佩鮑思高神父

1858 年，鮑思高神父首次到訪羅馬，並謁見教宗，總監介紹他為「鮑瑟爾」(Bossi)。然而，在交談期間，教宗發現這個與他說話的人就是鮑思高神父，於是對他更加友善。鮑聖對教宗說，他的寄宿學校有 200 個青年，在學習不同行業的技能。他向教宗呈上《公教讀物》(*Letture Cattoliche*)的合訂本，指出這是他的青年裝訂的。教宗立即說：「好啊，我希望給他們每人一個聖牌。」他走到鄰房拿來十五個始胎無原罪聖母小聖牌，對鮑思高神父說：「這些送給你的裝訂工人吧。」(BM V, 560)

「在會面結束時，碧岳九世問鮑思高神父有沒有參觀聖伯多祿大殿。教宗特別批准他參觀聖伯多祿大殿的每一角落，以及聖城羅馬的所有名勝，並指示總監為他開啓所有門戶。他對鮑思高神父說：『盡量參觀所有地方吧。』」(BM V, 562) 鮑思高神父離開前，教宗對他說：「只要我有權賜予你的，我也會給你。」說畢，便降福鮑思高神父。數日後，教宗在辦公室的小保險箱拿出一些金幣，交給鮑聖說：「給孩子好好吃一頓吧。」

1867 年，碧岳九世問鮑思高神父說：「你的青年愛我嗎？」「聖父，他們的心全向著你和天主。」(BM VIII, 313)。一次，有一對富有的夫婦把四歲的聾啞殘障

兒子帶給教宗降福，碧岳九世降福孩子後，建議父母帶孩子去見鮑思高神父，因為他不久前在羅馬治癒了許多病人。

教宗非常敬佩鮑思高神父及他的事業，以致他常對來自杜林的訪客說：「杜林有鮑思高神父，真是幸運！」(BM IX, 169)教宗曾說，他有三個無私的朋友，包括奧雷里蒙席(Mgr. Oreglia)及馬格蒂神父(Father Margotti)，「第三個就朋友就是鮑思高神父」。教宗亦曾跪下來向鮑思高神父辦告解。教宗很敬佩他，稱鮑聖為「意大利的珍寶」。1872年，鮑聖患病，教宗請安東尼利樞機(Cardinal Antonelli)代為發電報問候他。

1867年，聖伯多祿殉道1900週年紀念。鮑思高神父出版《聖伯多祿百年紀念》小冊子。羅馬審查當局發現內容有誤，指責作者，還揚言要把小冊子列入禁書目錄。然而，碧岳九世說：「這樣不行。鮑思高神父真可憐！更正完成後，重新印製吧。」(BM VIII, 329)

教宗病重期間，鮑思高神父到羅馬，希望探訪教宗，但他的請求多次遭梵蒂岡的蒙席拒絕。「他到聖伯多祿大殿多次，走遍梵蒂岡，希望有機會達成心願，碧岳九世也在等待他。鮑思高神父後來得知，教宗多次悲歎說：「我知道鮑思高神父在羅馬，但他竟然沒有打算見我。我有重要的事要對他說。我不曾如此對待他，我一向善待他啊！」……結果，鮑思高神父無緣見碧岳九世的最後一面。(BM XIII, 347-68)

鮑思高神父從羅馬回來後，親述以下事件，《回憶錄》(*Memorie Biografiche*)亦有記述：「謁見教宗當日，碧岳九世對宗座府人員說：『鮑思高神父沒有馬車，用我的馬車接他吧。』他們便到我暫住的地方接我。我登上教宗的馬車。馬車大得足以容納十多人，全部用絲綢和織綿鋪蓋。試想想，我竟然獨自坐在這輛馬車中。我乘馬車到梵蒂岡，教宗吩咐馬車等我，其後馬車送我到韋樂奇主教(Vitelleschi)的住處。」(BM IX, 243)

2) 碧岳九世參與創立慈幼會

鮑聖在1858年首次與教宗會面時，向教宗述說他在杜林推行的所有工作。教宗細心聆聽後，問道：「神父，你推行許多事業，但如果你不幸逝世，這些事業將會如何呢？」「我來是懇請教宗陛下指教，應如何成立一個切合我們時代的修會呢？」「成立你的修會吧，但不要讓政府有機會插手……應根據這些原則擬定會憲……你在數日後回來，我會告訴你我的意見。」(BM V, 561)稍後，教宗對鮑聖說：「想辦法使各成員成為教會眼中的修道者，但也要作世俗眼中的自由公民。」(BM V, 576)

1869年2月19日，主教與修會部(Sacred Congregation of Bishops and Regulars)

核准慈幼會成立，碧岳九世歡欣地認可聖部的決定。當晚，鮑思高神父謁見教宗。教宗對他說：「神父，你現在必須盡快讓會憲獲得通過。我瞭解一切，也認識你的目標，會盡我所能支持你，但我老了，隨時會死。繼任人不知是誰，或許事情會受阻。」(BM IX, 248)

五年後，樞機團在 1874 年 4 月舉行大會，討論是否最後核准慈幼會成立。總主教韋樂奇向教宗呈報討論結果，指還欠一票才能全票通過。碧岳九世高呼：「好的，我就投下欠缺的一票吧。」(BM X, 368)

3) 鮑思高神父承擔重要工作

教宗請鮑思高神父列出一份可領導比哀蒙教區的神父名單。「雅敬·貝托神父(Fr. Joachim Berto)看見那份名單，由鮑思高神父親手寫成，名列首位的是主教座堂議員羅倫斯·嘉斯塔迪(Canon Lawrence Gastaldi)，獲提名管理薩盧佐(Saluzzo)的牧座。」(BM VIII, 279)。教宗碧岳九世亦希望鮑思高神父合併始胎會(Conceptionists)與慈幼會。在 1877 年的私人會面中，教宗對鮑聖說：「我希望你照顧始胎會。他們有崇高的使命，幫助病人獲得善終。你的工作並非改革或修正他們，而是合併他們和慈幼會的會憲。」鮑思高神父依然服從基督的代表，請教宗用書面記錄這請求，讓他思量和實行。(BM XII, 360)

1869 年，鮑聖謁見教宗，教宗再次詢問鮑聖：「鮑思高神父，請你幫我一個忙。你是否願意在羅馬這裡開辦學院和青年中心，就像杜林的一樣呢？」(BM IX, 243)

1870 年，碧岳九世問鮑思高神父說：「你可否離開杜林，到羅馬陪伴我？這會有損你的修會嗎？」「聖父，那樣修會將滅亡啊！」教宗沒有堅持，但他顯然希望鮑聖到羅馬出任樞機，作他的左右手。(BM IX, 396-67)

1858 年，鮑思高神父探訪羅馬後，教宗侍從梅洛德蒙席(Monsignor Merode)探訪他，請求他說：「教宗邀請你到天神之后聖母堂(*Santa Maria degli Angeli*)附近的監獄，為婦女主持退省。」(BM V, 571)

4) 鮑思高神父教導別人敬愛教宗

「4 月 11 日(1860 年)，鮑思高神父致函教宗，表示他和青年中心的青年將忠於他。信件有 710 個署名，並附上 143 里拉 40 先特西摩¹捐款，作為『聖座獻金』。」(BM VI, 287-288)。1860 年，鮑聖在新堡(Castelnuovo)與以前的老師賈烈勞神父交談期間，賈烈勞神父勇敢為教宗辯護，並說：「我體諒你。鮑思高，為教宗努力吧，你們所有人也要毫不猶疑地為他殉道啊。」(BM VI, 435)

¹ 譯註：centesimi，意大利貨幣單位。

將近十二年之久，鮑思高神父一直希望在杜林興建一座奉獻給聖若望的聖堂，以紀念這位偉大的教宗。他的動機很清晰：「碧岳九世領洗的聖名就是耶穌所愛的門徒若望。他興建這朝拜之所，是爲了紀念碧岳九世，表達對教宗的衷心感激。」雖然教宗在生時，他不曾公告這計劃，但很明顯他在教宗逝世前已有此意，因爲在 1877 年，他找到捐助人資助建造教堂大門的經費後，請包爾米達 (Castellazzo Bormida) 的若瑟·博伊迪教授 (Joseph Boidi) 設計大門，在大門鑲板用徽章展示碧岳九世的功績。」 (BM XIII, 443)

重要日期

真福碧岳九世

1792 年	生於意大利塞尼加利亞
1819 年	晉鐸
1827 年	晉陞主教
1846 年	獲選教宗
1848 年	被迫逃離羅馬
1850 年	重返羅馬
1878 年	與世長辭（2 月 7 日）
2000 年	榮列真福品